

“我还真想好好分析一下，你的逻辑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汤川学百无聊赖地托腮这么说完后，故意打了一个大哈欠。小小的金属框眼镜被取下放在一旁，显然是在表明，你已经没必要挣扎了。

事实或许正式如此，草薙从刚才就对着眼前的棋盘瞪了二十分钟以上，还是想不出破解的对策。国王无路可逃，虽然想狗急跳墙，却连胡乱攻击的对策也没有。方法倒是想到了很多，但他发觉那些招数早在好几手前就已遭到封锁。

“西洋棋就是不合我的脾胃。”草薙嘟囔。

“又开始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从敌人那里特地夺来的驹凭什么不能用？驹是战利品吧？拿来用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挑游戏基本规则的毛病做什么？况且驹并非战利品。驹是士兵，被对方夺去就等于丧了命，死掉的士兵当然不能用。”

“将棋就可以用。”

“我要对将棋发明者的柔软创意致敬。我想那大概意味着，夺走驹的这个行为并非杀死敌方士兵，而是降服对方，所以才能够再次利用。”

“西洋棋也这样不就好了。”

“阵前倒戈的行为违反骑士精神吧。你不要老是强词夺理，要有逻辑地注视战况。你只能动一次驹，而且你能动的驹很少，无论动哪个都无法阻挡我的下一手。而且，我只要一动骑士你就输了。”

“不玩了，西洋棋好无聊。”草薙重重埋进椅子。

汤川戴上眼镜，抬眼看墙上的钟。

“花了四十二分钟啊，不过几乎都是你一个人在思考。对了，你在这里摸鱼没关系吗？不会被正经的上司臭骂一顿吗？”

“跟踪狂命案好不容易才刚结案，当然得让我喘口气休息一下。”草薙伸手去拿下太干净的马克杯，汤川替他泡的即溶咖啡早已冷掉了。

帝都大学物理学科第十三号研究室内，除了汤川和草薙别无他人，听说学生们都去上课了。草薙就是知道这点，才会挑这个时间顺道来访。

草薙的手机在口袋响起，汤川一边披上白袍一边露出苦笑。

“看吧，才刚说完好像就在找你了。”

草薙苦着脸，看着来电显示，似乎被汤川说中了。打来的是隶属同一小猪的刑警学弟。

现场在旧江户川的堤防，附近可以看到污水处理厂。河对岸就是千叶县，草薙一边竖起大衣领子一边暗想：既然要死，为什么不死在对面。

尸体弃置在堤防旁，盖着应该是从某处工地拿来的蓝色塑胶布。

发现者是一个在堤防慢跑的老人。据说他看到塑胶布一端露出看似人脚的东西，遂战战兢兢的掀起塑胶布一探究竟。

“那位老爷爷听说都七十五了，这么冷的天亏他跑得动。不过这把岁数还看到这么倒霉的东西，我打从心底同情他。”

先一步抵达的刑警学弟岸谷把状况告诉他后，草薙不禁皱起眉头，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。

“小岸，你看过尸体了吗？”

“看了。”岸谷窝囊地撇了撇嘴，“因为组长叫我要仔细看。”

“那个人每次都这样，自己倒是从来不看。”

“草薙先生，你不看吗？”

“我才不看，那种东西就算看了也没用。”

据岸谷表示，尸体是在惨不忍睹的状态下遭人弃置。首先，尸身全裸，鞋袜也被脱掉，而且惨遭毁容。岸谷形容为打破的西瓜，光是听到这里草薙就觉得恶心。此外死者的手指被烧过，指纹完全遭到破坏。

死者是男性，脖子上有勒痕，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明显外伤。

“但愿鉴识小组能找到什么。”草薙边在四周草坪漫步边说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只好假装正在寻找犯人的遗留品。不过如果说真心话，他全仰仗鉴识那边的专家，他不太相信自己能找到什么重大线索。

“旁边扔了一辆脚踏车，已经带回江户川分局了。”

“脚踏车？大概是谁当垃圾扔掉的吧”

“可是那辆脚踏车实在太新了，两个轮胎都被人放了气，看起来应该是故意用钉子之类的东西戳的。”

“恩……是被害者的车吗？”

“目前还不确定，车上有登记编号，或许能查出车主。”

“但愿是被害者的。”草薙说，“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，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之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小岸，你第一次处理身份不明的尸体？”

“那你想象看，脸孔和指纹都被毁了，表示犯人想隐瞒被害者的身份，对吧？
反过来说，这也表示一旦查明被害者的身份就可轻易找出烦人是谁。能不能立刻查明身份，就是命运的分歧点——当然，是我们的命运。”

草薙说到这里时，岸谷的手机响了。他简短说完后对草薙说道：“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得救了。”草薙直起身子，拍打了两次自己的腰。

一到江户川分局，间宫正在刑事课的办公室对着电暖炉取暖，间宫是草薙他们的组长。在他四周仓皇走动的几个男人似乎是江户川分局的刑警，大概是正在准备成立专案小组。

“喂，你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吗？”间宫一看到草薙就问。

“对，因为这一带搭电车不方便。”

“你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吗？”

“谈不上熟悉，不过还算有点认识。”

“那就不用找人替你带路啰？你带岸谷去这里一趟。”说着递出一张便条纸。

上面潦草写着江户川去条崎的地址，和山边曜子这个名字。

“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跟他说脚踏车的事了吗？”间宫问岸谷。

“说了。”

“是尸体旁边那辆脚踏车吗？”草薙看着组长严肃的脸孔。

“没错。对比资料后，发现这辆车早已报了失窃，登记编号完全符合。那位女士就是车主，我已跟对方联络过了，你现在立刻去替我问问详情。”

“脚踏车上有采到指纹吗？”

“这种事用不着你操心，快去。”

仿佛遭到间宫粗厚嗓音的驱赶，草薙和学弟一起冲出江户川分局。

“伤脑筋，原来是失窃的脚踏车，不过我早就料到八成会是这样。”草薙一边转动爱车的方向盘一边念念咂舌。他的车子是黑色的skyline，用到现在已经快八年了。

“这样说来是犯人用过脚踏车之后就丢掉啰？”

“也许吧，倘若真是这样，询问脚踏车车主也没用。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是谁偷走车子的。不过如果能问出是在哪被偷的，至少可以稍微锁定烦人的行动路线。”

草薙靠着便条纸和地图在条崎二丁目附近转来转去，最后终于倒到便条纸上的那户人家。门牌写着山边，是一栋白墙的西式住宅。

山边曜子是那家的主妇，年龄看起来约为四十五岁上下。大概事先知道刑警会来，状化得一丝不苟。

“我想应该是我家的脚踏车没错。”

看了草薙递上的照片，山边曜子斩钉截铁的答道。照片内容是脚踏车，是草薙向鉴识组借来的。

“如果您能到局里来一趟确认实物，我们会很感激。”

“那是可以啦，不过你们应该会把脚踏车还我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不过还是一些地方需要调查，所以要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还给您。”

“不赶快还给我，我会很麻烦耶，少了脚踏车要买菜也很不方便。”山边曜子不满地皱起眉头，从她的语气听来，好像觉得是警方害她车子失窃似的。看来她还不知道那辆车可能涉及杀人命案，如果知道了，想必再也不想骑了。

等她发现轮胎被人戳破，该不会叫我们赔偿吧？草薙想。

据她表示，脚踏车是昨天失窃的，也就是三月十日上午十一点至晚间十点之间。昨天她和友人相约在银座碰面，逛街购物吃东西，回到条崎车站时已过了晚间十点，无奈之下只好从车站搭公车回家。

“您停在停车场吗？”

“不，就停在路边。”

“应该有上锁吧？”

“锁了，我用链子锁在人行道的栏杆上。”

草薙并未听说命案现场有发现锁链。

后来草薙载着山边曜子，先前往条崎车站，因为他想先看一下脚踏车失窃的地点。

“就是这附近。”她指的是距离站前超市约有二十公尺的马路边，现在那个地点依然停放着成排脚踏车。

草薙环视四周，这一带也有信用金库分行和书店之类的建筑，白天和傍晚的来往行人应该很多。虽说只是手法够巧妙，迅速剪断链子，假装是自己的脚踏车径自骑走或许不是难事，但他还是觉得犯人应该是趁人际稀少后才行窃的。

接着他请山边曜子跟他一起回江户川分局，为了请她亲眼指认脚踏车。

“真倒霉。我上个月刚买那辆车的，所以发现被偷时我气死了，搭公车回家前就先去站前的派出所报了案。”她在后座说。

“亏您还记得脚踏车的登记编号。”

“那当然，因为才刚买嘛，家里还留着备忘录。是我打电话回家，问我女儿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重点是，这到底是什么案件？打电话来的人也不肯说清楚，我从刚才就一直很好奇。”

“不，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案件，我们也不清楚详细情况。”

“你们做警察的口风还真紧。”

岸谷在副驾驶座拼命憋着不敢笑。草薙暗自抚胸庆幸，幸好是今天去找这位女士。要是等案情公开后才去，肯定会反过来遭到对方连番追问。

山边曜子在江户川分局看到脚踏车后，断定就是自己的车没错。此外，她还指出轮胎爆了胎，车上有刮痕，问草薙该向谁要求赔偿损害。

关于那辆脚踏车，从握把到车身、脚踏板都采到两者以上的指纹。

至于脚踏车之外的遗留物，警方在距离现场大约一百公尺处，发现了疑似被害者所有的衣物。衣物塞在一斗深的桶子中，部分遭到焚烧，包括外套、毛衣、长裤、袜子、以及内衣。研判应是犯人点火后经行离去，没想到衣物没有继续燃烧，很快就自动熄灭了。

专案小姐并未提议针对这些衣物清查制造厂商，因为这些衣物显然都是大量制造的成衣。相对的，专案小组根据衣物和死这得体格，画出了被害者之前的模样。部分调查员拿着这张图，以条崎车站为中心四处打听。然而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服装不够惹眼，并未打听到任何有用的情报。

新闻节目也报道了这张肖像图，这边倒是收到了一大堆情报，但是没有一则和旧江户川边发现的尸体扯得上关系。

另一方面，警方也针对报警协寻的失踪名册进行对比，但还是没找到可能的对象。

接着警方决定以江户川区为中心，彻底调查是否有最近销声匿迹的独居男子，或是突然失踪的旅馆与饭店客房，最后终于打听到一个情报。

位于龟户的出租旅馆扇屋，有一名男客失踪了。旅馆是在三月十一日发现客房失踪，也就是尸体被人发现的那天。由于已过了退房时间，旅馆员工去房间查看，结果只是房内留有少许行李，房客却不见踪影。经营者接获报告后，由于已事先收了房钱所以没有报警。

警方立刻从房间和行李采集到毛发与指纹，毛发和尸体的完全一致。此外，从那辆脚踏车采到的指纹之一，也证实和房间及行李上留下的指纹完全相同。

失踪的客人在旅馆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富坚慎二，住址是新宿区新新宿。